

三日 (3Days)

一部探讨商业智慧与时代变迁的穿越小说 时间：1987年11月30日—12月2日 ·
地点：上海

##

第-

倒?

二?

局

章:

-

章:

-

章:

第

倒流

-

202:

月1(

上海

上海

大厦

的观

早已

场，

玻璃

外，

两岸

火如

条锦

钻的

带，

消失

色泽

游

李明

在会

前，

对直

来自

坡淡

的首

资官

翻开

最后

页。

二十

民正

织伊

整合

目，

三年

判，

尘埃

定。

“恭

总。

递来

的文

件

了。英雄是身先士卒的人。李过劫笔尖落处窗外方明灯光地闪着，巨心胆他今十五头发花白半。年前还只是个刚旦国系的惯青；前，手了留下家渤产的厂；在，将签份足中织业的协笔尖的瞬一陪的刺左脑开来“李，他听人的名但声来起像是一层的椅会议灯光刺眸后是人的黑黑

取不
忘以
勝梅
乘到
到了
局二
#章
章在
里走
面依
往里
章出
尖站
声傷
锥了
李明
黑暗
生生
出来
他猛
开眼
目的
医院
的天
板，
一片
蒙的
——
车的
顶。
空气
漫着
臭、
香烟
泪味
人的
肘顶
的后
有人
发蹿
的脑
被挤
群中
几乎
动弹
“让
让一
杨桀
到了
车的
请往
走！
售票
厢里
荡。
远远
转动
子，
了车
灰扑
街道
着二
杠自
的行

还有
电视
报道
说：“
肾
脏
则，
改
革
他
的
猛
战
子”

这不
202
上海
车门
地打
李明
人流
着拍
车。跑
了步，
路边
棵法
桐，喘
着冷
风领
口下
意低
头身
上不
是仪
式套
定阿
玛装，
一件
发白
色工
胸口
几个

沪江
三厂
他的
始剪
不远
一个
亭的
爷正
理今
报绍
明远
去，
抓走
面那
《解
报》
头的
日赫
然

198
日 21

他父亲年轻时，他抖抖的摸向脑有没有茬，光溜像一个四岁人。“我的声哑，可怕，李匡三#三石库堂的晨，是从桶开的。李明说，占捋强的李撞撞过狹弄堂

“是，我是，我先顺着——”

他记得他爬老房阁楼开吱吱的响门，不到米长的眼前一张床，书桌一个，一个炉子。贴着褪色的影子——

山书桌，镜子他走去，镜子镜子脸庞，脸，涇。

送并
物第
第第
然服
然服
属
章：
有些
章：
这是
章年
一的模
他在
泛黄
照片
过这
脸，
未如
晰。
“爸
喃
语，
里带
丝不
觉的
抖。
墙上
历证
他的
测：
年11
日，
一。
他坐
沿，
让自
静下
他是
远，
年沪
织集
首席
官，
在商
浮二
的老
狸。
发生
么一
越、
体验
是什
死的
宇佳
他首
要搞
现状
书桌
一本
封皮
记本
翻开
悉的
映入

他做
第二
局
章
验货
颜色
均，
牢度
标。求
偿，消
订单
长急
团转
11月
> 外
的王
来了
这事
们管
我们
手。是
的命
啊！
11月
（今
> 美
罗作
天下
来厂
做最
决定
果订
消，明
年包
指定
完成。
说，候
大起
噶风。
李明
手推
最后
字上
他想
父亲
偶尔
的往
——
出生
年，曾
经一
笔单，
黄了

那形
第子
不倒
九上
就周
閑章
亲下
四处
工章
郁有
終章

原来笔订就是天。他闭睛，一口当他睁开时，已经

是李利范而是一利李冷静计。

“三言自
言语，三
天他站
身，柜里
一件干
净衬衫
上，书桌
里翻本
《词典

他不上推开前，着镜那张的脸“爸，次，替你## 沪江三厂杨桥业区地，

在李书福的创业时代，李书福是浙江的“首富”。

他必须保持身份。

厂门，一块写着“革命生产标语”的直板，一路不歇和他呼。

“国引天美来紧张”“李书福厂长呢，去！”

他付着子里飞转。亲的本人他大凑出前：面：

订单江棉厂承美国Tex. 笔10 棉在的订总价30万元。方江这笔价值人民但按市场格，200：

尚德
第一期
的测试
验证理
论模型
樟：让
超薄特
方代伯
士今午
将最终

接受后
的物，
取消订
单赔。

困境的
老匠落
根本能
力时间
决质题。
命的棉
花紧张
材料断
了“国
一个中
止中年
从力冲
出一把
他的臂。
厂长

明，在
厂了三
的老人。
“你
了！下
人到科
长又在
妖，么
没们外
司点我
们直接
户谈帮
到

平时拿钱后，李耀宗已始盘了。“厂”开口音比沉稳分，的原同您吗？看一老厝一下乎有外李今天态。没有问，厘里一份稀烂文合过来李明过合快速览。英语远非年轻的强可——是在商学修过华尔街打十年的人合同一目了然。Shar 检验写得两可说”；权在港进验”，有明定松

他微偏头，是漏在其中的。人真得匡易术细节义。懂。懂了“厂”抬走眼，眯着一老厝陌生利，我来理。的谈让我老厝了眯睛：国强疯了可是人，说英吗？李明英语答：been prep for t mon who（我多了一子。老厝巴差到地



第二章：破局

一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缓缓驶入沪江棉纺三厂的大门。

李明远站在办公楼二楼的窗边，看着那辆轿车停在楼下。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西方人走了下来，身后跟着一个提着公文包的中国女翻译。

罗伯特·史密斯。Global Tex的亚太区采购总监。

在李明远的记忆中——或者说，在2025年那个时间线上——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也许是因为那笔订单最终黄了，Global Tex再也没有和沪江棉纺三厂打过交道。但现在，这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的美国人，握着这家工厂的命脉。

“厂长，人到了。”

老周紧张地整理着中山装的领口，手心都是汗。旁边站着外贸公司派来的王科长——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脸上挂着公事公办的微笑，眼神里却藏着某种幸灾乐祸。

“老周，”王科长阴阳怪气地开口，“待会儿谈判的事，还是让我们公司的人来吧？你们厂里……毕竟不专业。”

老周的脸涨得通红，正要发作，李明远却抢先一步开口：

“王科长，合同上的甲方是沪江棉纺三厂，不是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按照《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有权自行处理合同纠纷。您要是不放心，可以旁听。”

王科长愣住了，眼睛瞪得溜圆。

他显然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销售科员，能说出这种话来。

李明远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已经转身走向楼梯。他知道，在这个年代，“涉外经济合同法”刚刚颁布不久，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根本没读过。但他读过——1985年的那部法律，在后来的国际贸易课程里是必读材料。

会议室里，罗伯特·史密斯已经坐下了。他的面前摆着一杯茶，但一口没动。旁边的女翻译正在低声和他说着什么。

老周推门进去，李明远紧随其后。王科长磨蹭了一下，也跟了进来。

“史密斯先生，”老周操着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开口，“欢迎您来我们厂……”

“Zhou, let's skip the pleasantries.”

罗伯特直接打断了他，连翻译都没等。他的语气冷淡，带着一种美国商人特有的傲慢。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最终决定。你们的货物质量不合格，根据合同条款，我们有权取消订单并要求赔偿。我已经和总部商量过了——”

“Excuse me, Mr. Smith.”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那个声音的来源——李国强，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年轻销售员，此刻正用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打断了罗伯特。

“在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想请您看一下合同的第7条——关于检验和索赔的条款。”

罗伯特挑起眉毛，显然被这个意外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旁边的女翻译更是目瞪口呆——她从来没想到，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国工人，能说出如此标准的商务英语。

“你是……？”

“李国强，销售科。”李明远向前一步，“我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合同。FOB Shanghai，对吧？根据Incoterms的定义，风险转移点是货物越过船舷的那一刻。而您的检验报告，是在洛杉矶出具的。”

罗伯特的眼神变了。

“What's your point?”

“我的观点是，”李明远用英语继续说，“合同第7条第3款规定，买方有权在目的港进行检验，但没有明确规定检验结果的法律效力，也没有规定检验标准适用ASTM还是

ISO。换句话说，您的索赔依据，在法律上是模糊的。”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老周和王科长完全听不懂英语对话的内容，但他们能看到罗伯特脸上的表情变化——从傲慢，到惊讶，到某种类似于审视的神情。

“Interesting.” 罗伯特靠回椅背，“年轻人，你在哪儿学的英语？”

“自学。”李明远面不改色地撒了个谎，“史密斯先生，我不是来和您打官司的。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如果您今天取消订单，这件事闹到仲裁庭上，结果未必如您所愿。当然，您是大公司，耗得起。但时间成本和法律费用，您也要考虑。”

罗伯特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那你想怎么样？”

“给我们三天时间。”

二

“三天？”罗伯特重复了一遍，“你要用三天时间做什么？”

李明远早有准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手写的清单——那是他今天上午在父亲的笔记本上临时写的。

“第一，我们会彻底排查染色工艺的问题，找到导致色差和牢度不达标的根本原因。第二，我们会在三天内赶制100件样品，按照美国市场的标准进行检测。第三，如果样品合格，我们将重新履行合同；如果不合格，我们接受您的全部索赔条款。”

“你凭什么保证三天能解决问题？”

“因为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这句话是李明远的赌博。他并不真正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至少现在还不知道。但他在2025年的纺织行业沉浸了二十年，对染整工艺的常见问题了如指掌。他赌的是，1987年的技术条件下，问题不会太复杂。

罗伯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在评估这个年轻人的可信度。

“好吧。”他终于开口，“三天。12月2日下午，我会再来。如果样品不合格……”

“不会有如果。”李明远打断他，“史密斯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谈。”

“什么？”

“你们Global Tex在中国的供应商，除了我们，还有多少家？”

罗伯特皱起眉头：“这跟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李明远在椅子上坐下，姿态从容得不像一个24岁的工厂小职员，“您来中国采购，是因为这里的人工成本低、产能大。但您也知道，中美纺织品协议限制了出口配额，每一类产品能出口的数量都有上限。这意味着——供应商是稀缺资源。”

罗伯特没有说话，但他的表情说明李明远说到了点子上。

“十三大刚刚结束，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明年——不，用不了那么久，到1988年，配额政策一定会有所松动。您如果现在甩掉我们，转向其他供应商，短期内确实能止损。但长期来看，您失去的是一个愿意和您一起成长的合作伙伴。”

他顿了顿，直视罗伯特的眼睛：

“史密斯先生，您今天签的不是一张订单，是进入中国供应链的一张门票。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您的竞争对手会排着队想和中国厂商合作——到那时候，您是愿意做先行者，还是跟随者？”

会议室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旁边的女翻译已经放弃了翻译，只是愣愣地看着李明远。老周和王科长虽然听不懂，但他们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正在控制整个谈判的节奏。

罗伯特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叫什么来着？”

“李国强。”

“李……”罗伯特念了几遍，似乎在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好，李。三天。我等你的好消息。”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风衣，走向门口。临出门前，他回头看了李明远一眼：

“You’re not like the others, Li. I don’t know where you came from, but I’ll be watching.”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李。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但我会关注你的。）

三

罗伯特的车离开后，办公楼里炸开了锅。

“国强！你怎么……你怎么会说英语的？”老周抓着李明远的胳膊，激动得语无伦次，“你跟他说了什么？他答应了？”

“厂长，”李明远轻轻挣脱他的手，“他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但我们必须在12月2日之前拿出合格的样品。”

“三天？”老周的喜悦瞬间凝固，“三天怎么够？我们连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知道。”

李明远转向王科长。那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此刻脸色铁青，显然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感到极度不满。

“王科长，”李明远客气但不卑不亢地说，“接下来三天，我希望外贸公司不要干预我们的工作。这笔订单如果成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科长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盯着李明远，眼神里带着某种危险的光芒。

“李国强，你今天越权了。私自和外商谈判，没有经过外贸公司的批准，这是违规的。”

“我只是给外商翻译了厂长的意见。”李明远面不改色，“厂长的意见是——我们需要三天时间整改。您看，我说错什么了吗？”

王科长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他狠狠瞪了李明远一眼，拂袖而去。

老周看着王科长的背影，担忧地说：“国强，你这样得罪他，不太好吧？他背后是外贸公司，我们厂里的出口全指着他们……”

“厂长，”李明远打断他，“三天后，如果我们拿出合格的样品，谁也动不了我们。现在，带我去染整车间。”

“去车间？”

“对，去车间。我要亲眼看看我们的生产线。”

老周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听从这个年轻人的安排——尽管从资历上说，李国强只是一个入厂两年的小职员。

但今天下午发生的一切，已经彻底颠覆了他对这个年轻人的认知。

李国强……或者说，那个站在会议室里用英语舌战美国人的李国强，根本不像一个24岁的小伙子。

他更像是一个……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

四

染整车间位于厂区的西北角，是整个生产流程的核心环节。

李明远跟着老周穿过嘈杂的织造车间——那里摆满了上百台1511型有梭织机，轰鸣声震耳欲聋。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些老旧的设备。

在2025年，这种织机早就进了博物馆。他还记得，沪江纺织集团的总部大楼里就摆着一台作为展品，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纺织工业的象征”。

而现在，它们还在运转，为这个国家赚取宝贵的外汇。

染整车间的味道让人有些难以忍受——染料、浆料、机油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工业气息”。车间里蒸汽弥漫，能见度很低，几十个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老顾！”老周喊道，“过来一下！”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蒸汽中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油腻的工作服，脸上满是汗水和污渍，眼神里带着一种国营工厂老师傅特有的傲气。

这是顾德昌，染整车间的主任，在厂里干了三十年，是公认的技术权威。

“周厂长，有事？”

“老顾，这是销售科的李国强。美国人的订单，就是他刚才争取到三天时间的。接下来几天，他要在车间蹲点，你配合一下。”

顾德昌斜眼看了李明远一眼，嘴角撇了撇：“销售科的？来车间干什么？我们染整的事，用得着销售科指手画脚？”

老周正要解释，李明远已经开口了：

“顾师傅，我不是来指手画脚的。我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染色牢度不达标。”

“牢度的事，是技术问题，你懂吗？”顾德昌不客气地说，“我干了三十年染整，什么情况没见过？美国人那帮孙子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顾师傅，”李明远打断他，“我看了美方的检验报告。他们说的‘色差超标’，具体是指哪种颜色？”

顾德昌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销售科的小年轻，居然会问出这么专业的问题。

“……深蓝色。”他不情愿地回答。

“深蓝色染色不均，通常有三种可能。”李明远说，“第一，染料本身的问题；第二，染色温度和时间控制不当；第三，前处理工序没做好，布面残留浆料影响了上染率。顾师傅，你觉得是哪一种？”

车间里安静了一瞬。

几个围观的工人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惊讶。他们从来没听过销售科的人说出这种话来。

顾德昌的表情也变了。他不再是那副傲慢的神态，而是带着某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李明远。

“你……你怎么知道这些？”

“自学。”李明远又撒了一个谎，“顾师傅，我不是来抢你饭碗的。我只是想帮厂里保住这笔订单。你在染整这一行干了三十年，比我有经验得多。但我有一些……想法，想和你探讨一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他今天上午写的诊断清单。

“我怀疑问题出在退浆工序。如果退浆不彻底，布面残留的淀粉浆会形成一层隔离

膜，导致染料渗透不均匀。这种情况下，即使染色温度和时间都正确，出来的颜色也会有深有浅。”

顾德昌的瞳孔微微收缩。

“你……你怎么知道我们用的是淀粉浆？”

“猜的。”李明远淡淡地说，“1987年，国内的退浆工艺还是以淀粉酶为主，对吧？但你们的淀粉酶活性可能不够——天气冷了，酶的活性会下降。如果退浆槽的温度控制不好，浆料就退不干净。”

顾德昌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因为李明远说的，几乎完全正确。

这个年轻人……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才能说出来的。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顾德昌的声音有些发颤。

李明远微微一笑。

“我是李国强，沪江棉纺三厂销售科科员。顾师傅，我们今晚就开始排查。三天时间，够吗？”

顾德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缓缓点了点头。

“够。”

第三章：重塑

一

1987年12月1日，凌晨两点。

染整车间的灯火通明。

李明远卷起袖子，和顾德昌一起站在退浆槽旁边。槽里的液体冒着热气，温度计显示52度——比正常工艺要求低了8度。

“就是这儿。”顾德昌指着温度计，脸上带着一丝复杂的神情，“你说得对，是退浆槽的温度控制出了问题。蒸汽管道有漏气的地方，热量损失太大。”

李明远点点头。他早就猜到了。

在2025年，这种低级错误根本不可能发生——每一个环节都有传感器监控，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系统。但在1987年，一切都靠人工。而人，是会疲劳的，是会疏忽的。

“管道能修吗？”

“能，但要停工。”顾德昌皱眉，“而且我们的备用零件不够，得去兄弟厂借。”

“那就去借。”李明远说，“现在就去。”

顾德昌看了他一眼：“现在？凌晨两点？”

“时间不等人，顾师傅。”

老顾沉默了片刻，然后转身对旁边的一个年轻工人说：“小刘，去叫你爸起来，让他开厂里的卡车，我们去三十一棉借零件。”

那个年轻人愣了一下：“顾叔，这大半夜的……”

“少废话！”顾德昌罕见地发了火，“这订单要是黄了，明年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快去！”

年轻人跑走了。

李明远转向顾德昌：“顾师傅，管道修好后，退浆温度要控制在60度左右，保持至少40分钟。另外，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换配方。”

顾德昌皱起眉头：“换什么配方？”

“涤棉混纺。”

这四个字像一颗炸弹，在顾德昌脑子里炸开了。

“涤棉？”他的声音提高了八度，“美国人订的是纯棉衬衫！你换成涤棉，他们能答应？”

“他们不仅会答应，还会感谢我们。”李明远说，“顾师傅，纯棉面料的问题你比我清楚——容易起皱、缩水率高、染色牢度差。涤棉混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65%涤纶、35%棉，手感接近纯棉，但性能更稳定。”

“可是……”

“而且，”李明远压低声音，“现在全国棉花紧缺，你们的库存还够做多少？”

顾德昌沉默了。

这是他最头疼的问题。1987年的“棉花大战”，让每一家纺织厂都焦头烂额。沪江棉纺三厂的棉花库存，最多只够再做一批货。如果这批货又出问题，厂里就彻底完蛋了。

“涤纶好找，”李明远继续说，“上海石化的涤纶短纤供应稳定，价格也比棉花便宜三成。我们用涤棉混纺，不仅能解决质量问题，还能降低成本。省下来的钱，可以给工人发奖金。”

最后一句话，彻底击中了顾德昌的软肋。

奖金。

在这个年代，奖金是工人们最在乎的事情。工资是死的，奖金才是活的。如果这笔订单成了，厂里完成承包指标，工人们年底就能多拿几十块钱——够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首付了。

“可是……美国人那边……”

“美国人那边我来谈。”李明远说，“你只需要告诉我一件事——三天之内，你能不能做出100件涤棉混纺的样品？”

顾德昌深吸一口气。

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24岁，入厂两年，销售科的小职员。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分明是一个……一个他看不透的人。

“能。”他说。

二

天亮的时候，李明远终于走出了车间。

他在厂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两个肉包子和一碗豆浆，站在路边边吃边看着远处的黄浦江。

12月的上海，冷得刺骨。江面上起了大雾，对岸的陆家嘴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轮廓。在2025年，那里矗立着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三件套的天际线是上海的名片。但在1987年，那里只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和农田。

“国强！”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他转头，看到一个穿着蓝色棉袄的年轻女人正朝他跑来。

她大约二十出头，扎着两条麻花辫，脸蛋红扑扑的，眼睛又大又亮。

李明远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

他不认识这个女人。但他的身体——或者说，李国强的身体——显然认识。某种本能的反应让他的心跳加快了几拍。

“国强，你一晚上没回去，你妈担心死了！”女人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我去宿舍找你，人家说你在车间待了一整夜。你发什么疯呢？”

“我……”李明远犹豫了一下，“厂里有事。”

“什么事能比你的身体重要？”女人皱起眉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着的东西，“喏，这是我妈早上刚蒸的馒头，你先垫垫肚子。”

李明远接过馒头，心里却在飞速搜索着记忆。

在父亲的笔记本里，他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个女人的记载。但从她的亲昵程度来看，她和李国强的关系显然不一般。

女朋友？未婚妻？

“秀芳……”他试探性地叫出一个名字——这是他从身体的本能反应中猜测出来的。

女人果然应了一声：“嗯？”

张秀芳。

李明远在脑海中迅速构建着这个人物的轮廓。她可能是厂里的女工，可能是邻居家的姑娘，也可能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相亲对象。在1987年，24岁的男青年如果还没有对象，是要被人议论的。

“秀芳，”他开口，声音尽量自然，“最近厂里事情多，我可能……可能顾不上你。你别担心，等这阵子忙完，我请你去国际饭店吃西餐。”

张秀芳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国际饭店？那可贵了！”

“真的。”

李明远挤出一个微笑。但在他心里，却泛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他知道，在原本的历史线上，这笔订单黄了，李国强的人生从此走上下坡路。而这个叫张秀芳的姑娘，最后有没有嫁给他，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父亲晚年提起往事时，从来没有提过任何女人的名字。

“秀芳，”他忽然开口，“你相信我能做成这件事吗？”

张秀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当然信！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国强，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信你。”

李明远沉默了片刻。

“谢谢。”他轻声说。

这两个字，既是对张秀芳说的，也是对李国强说的。

爸，对不起，我借用了你的人生。但我会还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

三

上午十点，厂办公室。

李明远坐在老周对面，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流程图。

“厂长，这是我昨晚和老顾一起整理的整改方案。”他指着图上的几个关键节点，“问题主要出在三个环节：退浆、染色、后整理。我们需要逐一解决。”

老周看着那张图，眉头紧锁。

“国强，你昨天的表现让我很吃惊。”他说，“但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今天早上，王科长去外贸公司汇报了。他们很不高兴。”

“不高兴什么？”

“说你越权。说你没有资格代表厂里和外商谈判。”老周叹了口气，“国强，外贸公司是我们的上级单位，所有出口业务都要经过他们。你得罪了他们，后果会很严重。”

李明远的嘴角微微上扬。

“厂长，您知道外贸公司从我们这笔订单里抽了多少吗？”

“……百分之五十。”

“一半的利润，被他们拿走了。”李明远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某种力量，“而他们做了什么？翻译合同、安排验货、协调物流。这些工作，加起来值50%的利润吗？”

老周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厂长，我知道现在的体制是外贸公司垄断出口权。但您也知道，十三大刚刚开过，中央的精神是什么？是‘企业自主权’，是‘政企分开’。这笔订单如果成了，我们完全可以向上级申请‘自营出口权’。到那时候，外贸公司的那帮人，就再也不能躺在我们身上吸血了。”

老周的眼神变了。

在这个年代，“自营出口权”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绝大多数国营企业都被外贸公司卡着脖子，有苦说不出。但李国强说的对——十三大已经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敢为天下先的人，才能抢到机会。

“可是，”他还是有些犹豫，“万一订单又黄了呢？”

“不会黄。”李明远的语气斩钉截铁，“厂长，我需要您做一件事——今天下午，召开一个全厂动员大会。告诉所有人，这三天，我们是在为自己的饭碗而战。”

“动员大会？”

“对。”李明远站起身，“人心齐，泰山移。这笔订单能不能成，不只靠技术，还要靠士气。”

老周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三十年，见过无数年轻人。但李国强……这个年轻人，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那是一种……确定感。

一种仿佛已经知道结局的确定感。

“好。”老周站起身，“我去安排。”

四

下午三点，沪江棉纺三厂的食堂。

三百多名工人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困惑和不安——厂里从来没开过这种“动员大会”。

主席台上，老周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的每一张脸。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的订单出了问题。如果这笔订单黄了，我们明年的承包指标就完不成。完不成指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奖金泡汤，意味着厂里可能要裁员——”

台下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但是！”老周提高了声音，“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人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只要我们能拿出合格的样品，订单就能保住！”

议论声变成了窃窃私语。

“怎么可能？三天？”

“问题都没查出来，三天能干什么？”

“厂长是不是病急乱投医啊……”

李明远站在主席台的角落里，静静地观察着人群的反应。他知道，光靠厂长一个人，是说服不了这些人的。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

“我说两句。”

他走到主席台中央，三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

有人认出了他：“那不是销售科的李国强吗？他上来干什么？”

“同志们，”李明远开口了，“厂长说得对，我们只有三天时间。三天很短，但我告诉大家——这三天，够了。”

“凭什么？”台下有人喊道，“就凭你一张嘴？”

李明远笑了笑。

“凭我昨晚在车间待了一整夜，凭我和顾师傅一起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样，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试做的样品。65%涤纶、35%棉的混纺面料。看看这个颜色——均匀、饱满、没有色差。染色牢度我们也测过了，完全符合美方的标准。”

台下响起一片惊叹声。

“涤棉混纺？”有人疑惑地问，“美国人订的不是纯棉吗？”

“美国人订的是衬衫，不是棉花。”李明远说，“他们要的是穿在身上舒服、洗了不变形的衬衫。涤棉混纺比纯棉更稳定、更耐穿、更好打理。只要我们能说服他们，这个配方不仅不会降低产品品质，反而会让产品更有竞争力——美国人没有理由拒绝。”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的每一个人。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这小子是谁？凭什么他说了算？我告诉你们——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我知道一件事——”

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

“我们沪江棉纺三厂，是上海纺织业的骄傲！我们的前辈，用这双手，为国家挣回了无数外汇！现在，轮到我們了！三天时间，100件样品——我们能不能做到？”

台下沉默了一瞬。

然后，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

“能！”

那是顾德昌。他站在工人中间，高高举起了右手。

“我顾德昌，干了三十年染整。我说能做到，就一定能做到！”

有了带头的人，更多的声音响起来了。

“能！”

“能！”

“能！”

声浪一波接一波，最后汇成了整齐划一的呼喊。三百多个人，三百多双拳头，在这个狭小的食堂里，喊出了同一个字。

李明远站在主席台上，感受着这股澎湃的力量。

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这就是1987年的中国工人。他们贫穷，他们艰苦，他们被体制束缚，被时代限制。但他们的眼睛里，有着一一种2025年早已消失的东西。

那是一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相信。

相信只要努力，明天会更好。

“好！”李明远握紧拳头，“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分成三个班组，轮流作业。我们有72个小时——不睡觉，不休息，直到样品做出来为止！”

“好！”

工人们一哄而散，奔向各自的岗位。

老周站在李明远身边，看着这一切，眼眶也红了。

“国强，”他拍拍李明远的肩膀，“我干了三十年，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明远转过头，微微一笑。

“我是李国强，沪江棉纺三厂的工人。”

他顿了顿，补充道：

“和他们一样。”

第四章：博弈

一

1987年12月2日，上午十点。

和平饭店八楼，一间可以俯瞰外滩的会议室。

李明远站在窗边，看着楼下南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自行车。对面是黄浦江，江面上雾气蒙蒙，几艘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在冷空气中回荡。

1987年的外滩，没有东方明珠，没有金茂大厦，只有一排殖民时代留下的西洋建筑——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沙逊大厦。而他现在所站的和平饭店，正是沙逊大厦的一部分。

在2025年，这里是上海最著名的历史地标之一。但在1987年，它只是一家涉外宾馆——普通人进不来，一杯咖啡就要15块钱，相当于工人五天的工资。

“李同志。”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李明远转身，看到一个穿着列宁装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她的

胸前别着一枚”上海市外事办”的徽章。

“翻译已经到了。美方代表史密斯先生十分钟后到。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不用了，谢谢。”李明远微微欠身，“我自己可以翻译。”

女人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在这个年代，涉外谈判必须由官方翻译在场——这是规矩。

但李明远没有给她反驳的机会。

“我知道规矩。但今天谈的是商业合同，不是外交条约。翻译可以旁听，但谈判由我主导。”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女人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退了出去。

门关上后，老周从角落里走出来，脸上带着担忧。

“国强，你这样……太冒险了。万一美国人那边谈崩了，外事办追究起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李明远没有回答。他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他们连夜赶制的样品。

100件涤棉混纺衬衫，从纺纱、织造、染色到成衣，72小时不眠不休。

这是他这辈子——两辈子加起来——经历过的最疯狂的一次项目交付。

“厂长，”他终于开口，“您信我吗？”

老周沉默了片刻，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信你。”

“那就够了。”

门被推开，罗伯特·史密斯走了进来。

他今天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比三天前更加冷峻。

在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那位女翻译，另一个……

李明远的眼神微微收紧。

那是王科长。

二

“李，我们又见面了。”

罗伯特在会议桌的另一侧坐下，目光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扫过李明远的脸。

“三天时间，你有什么要给我看的？”

李明远没有急着回答。他看了王科长一眼——那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正坐在角落里，脸上挂着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知道王科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过去三天，王科长一直在外贸公司那边活动，试图把这笔订单的控制权从沪江棉纺三厂手里夺回去。他失败了——因为罗伯特坚持要和”那个会说英语的年轻人”直接对话。但他没有放弃。

今天他出现在这里，一定是带着某种目的。

“史密斯先生，”李明远开口了，用英语，“在我展示样品之前，我想先问您一个问

题。”

“什么问题？”

“您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罗伯特挑起眉毛：“我想要的，是合格的货物。”

“不，”李明远摇摇头，“您想要的不只是货物。您想要的是一个可靠的、长期的、能够随着您的业务增长而扩大产能的供应商。对吗？”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罗伯特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兴趣。

“史密斯先生，我研究过Global Tex的财报——当然，是公开信息。”李明远继续说，“你们过去五年的增长率平均是12%，主要靠亚洲市场拉动。但你们的供应链有一个致命弱点——过度依赖台湾和韩国的供应商。”

“So?”

“台湾和韩国的人工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五年后——不，三年后，他们的价格优势就会消失。到那时候，您需要一个新的生产基地。而中国大陆，是唯一的选择。”

罗伯特靠回椅背，手指交叉放在胸前。

“你说得很有道理。但这和今天的谈判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李明远从信封里取出一件衬衫，平摊在桌上，“这不是一笔普通的订单。这是您进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如果您今天取消这笔订单，您不仅损失了一个供应商，还损失了——”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罗伯特的眼睛：

“——时机。”

罗伯特没有接话。他伸出手，拿起那件衬衫，仔细地检查着面料的质地、针脚的做工、染色的均匀度。

“这是什么面料？”

“65%涤纶，35%棉。”

罗伯特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订的是纯棉。”

“您订的是衬衫，史密斯先生。”李明远说，“涤棉混纺比纯棉更抗皱、更耐穿、更容易打理。对于您的终端客户——美国的白领阶层来说，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纯棉衬衫穿一天就皱巴巴的，他们真的喜欢吗？”

罗伯特没有回答，但他的表情说明李明远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做了一个小测试，”李明远继续说，“把这件衬衫浸泡在水里30分钟，然后自然晾干。您看——”

他从包里取出另一件衬衫，同样的款式，同样的颜色。

“没有色差，没有缩水，几乎不需要熨烫。这才是真正能打开美国市场的产品。”

罗伯特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把两件衬衫并排放在一起，来回对比着。然后，他抬起头，看向李明远。

“李，你让我很意外。”

“意外什么？”

“意外在中国——在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居然有人能像你这样思考问题。”他的嘴角浮现一丝笑意，“你不像一个销售员，你更像一个……战略家。”

李明远没有回应这个评价。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三

“好，李，我承认你的样品很优秀。”

罗伯特放下衬衫，语气变得公事公办起来。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价格。”

李明远早就预料到这一步。

“您说。”

“涤棉混纺的成本比纯棉低，对吧？既然你们降低了成本，价格是不是也应该相应调整？”

“合理的要求。”李明远点点头，“我们可以降低5%。”

“10%。”罗伯特毫不客气地还价。

“7%，这是底线。”

罗伯特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

“好吧，7%。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李明远面前。

“结算方式。我们可以按调剂市场的汇率结算，1美元兑7.5元人民币，而不是官方的3.72元。这样一来，你们的实际收入会增加一倍。作为交换，你们给我额外10%的折扣。”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角落里的王科长猛地直起身子，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

老周的脸色变了。他虽然听不懂英语，但他看到了罗伯特推过来的那份文件，上面写着“外汇调剂”几个字。

李明远没有立刻回答。

他低头看着那份文件，脑子里飞速运转。

他知道罗伯特在打什么算盘。

在1987年的中国，外汇双轨制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之间的差价，让无数人铤而走险。如果这笔交易走调剂汇率，沪江棉纺三厂确实能多赚一倍——但风险也是巨大的。

一旦被查出来，厂长和他（李国强）都会身败名裂。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在1989年之后会被彻底清算，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

他知道历史的走向。他不能让父亲走上这条路。

“史密斯先生，”他抬起头，目光平静，“感谢您的好意。但这个条件，我们不能接受。”

罗伯特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外汇管理规定。”李明远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我们可以在价格上让步，但不能在原则上妥协。如果我们今天走了这条路，明天就会有第二条、第三条。到最后，我们的合作就不再是商业关系，而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罗伯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你知道你在拒绝什么吗？”

“我知道。”李明远说，“我拒绝的是一笔短期利润。但我争取的，是长期的信任。史密斯先生，Global Tex在中国需要的不是一个愿意和您一起走灰色地带的供应商，而是一个能够让您放心把后背交给他的合作伙伴。”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认真起来：

“十年后，二十年后，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时，您会需要一个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拥有完整供应链、而且——最重要的——干干净净的合作伙伴。那个合作伙伴，可以是我们。但前提是，我们今天的每一步，都要走得正、站得直。”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角落里的王科长脸色铁青——他显然没想到李国强会拒绝这个条件。

老周虽然听不懂英语，但他能感觉到气氛的变化。他紧张地看着李明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罗伯特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他笑了。

“李，”他站起身，绕过会议桌，走到李明远面前，“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特别的人。”

他伸出手。

“成交。按官方汇率结算，价格下调7%。我们签一份三年的长期合作协议。”

李明远握住他的手。

“成交。”

四

签约仪式在和平饭店的宴会厅举行。

虽然只是一笔30万美元的订单，但这是沪江棉纺三厂第一次直接与外商签署长期合作协议——不经过外贸公司的代理，不分享利润，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老周握着笔的手在微微颤抖。

他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李明远。那个年轻人的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微笑，仿佛今天发生的一切，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国强，”老周的声音有些沙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明远没有直接回答。他接过笔，在合同上找到“沪江棉纺三厂代表”的签名栏。

他低下头，看着那个空白的位置。

在原本的历史线上，这个位置永远不会有李国强的名字。那笔订单黄了，父亲的人生从此滑向深渊，最后郁郁而终。

但现在……

笔尖落下，一笔一划，写出了两个字：

李国强

那是父亲的名字。

也是他此刻最想守护的一切。

“我是谁不重要，”他抬起头，对老周说，“重要的是，从今天起，沪江棉纺三厂走上了一条新的路。”

老周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有些泛红。

仪式结束后，罗伯特走过来，和李明远握手道别。

“李，保持联系。”他递过来一张名片，“明年——如果配额政策放开，我会考虑把订单量增加三倍。”

“好的，史密斯先生。”

“叫我罗伯特。”

李明远微微一笑：“好的，罗伯特。”

罗伯特走向门口，临出门前，他回头看了李明远一眼。

“You’ll do great things, Li. I can tell.”

（你会做出大事的，李。我看得出来。）

门关上了。

李明远站在窗边，看着罗伯特的车队消失在南京路的尽头。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2025年那个签约仪式的画面——上海中心大厦119层，百亿规模的并购协议，淡马锡的首席投资官。

那是他一生的巅峰。

而现在，他站在1987年的和平饭店，手里握着一份三年30万美元的订单。

两个时代，两个自己，两种人生。

但他知道，这一切，只是开始。

“国强！”

老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李明远转过身，看到老厂长正激动地朝他挥手。

“国强，市里来电话了！说我们的事迹要上《解放日报》！还说……还说市领导想见你！”

李明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厂长，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功劳是大家的。”

他说完这句话，走出了宴会厅。

走廊里，一束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1987年的上海，万物萌动。

而他，刚刚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第五章：回响

—

2025年12月10日，上海。

李明远睁开眼睛。

入目的是惨白的天花板，和一盏冷冰冰的日光灯。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他侧过头，看到一个年轻的护士正在调整床边的仪器。

“李先生，您醒了！”护士惊喜地叫起来，“我去叫医生！”

她小跑着出了门。李明远躺在病床上，茫然地看着天花板。

我.....回来了？

他试着动了动手指——那是他自己的手，45岁的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他回来了。

从1987年，回到了2025年。

“李总！李总，您终于醒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转过头，看到他的秘书小林冲了进来，眼眶都红了。

“您昏迷了三天，医生都说.....都说.....”

三天。

李明远闭上眼睛。

在1987年的那三天，他改变了一笔订单的命运，改变了一家工厂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叫李国强的年轻人的命运。

而在2025年，同样的三天，他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

“签约仪式.....”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淡马锡那边.....”

小林的表情黯淡了下来。

“李总，淡马锡撤回了报价。他们说.....说市场环境变化太快，需要重新评估。”

李明远沉默了片刻。

一百二十亿的项目，三年的谈判，在他昏迷的这三天里，化为乌有。

但奇怪的是，他心里没有太多的失落。

“没关系。”他说，“帮我拿一下手机。”

小林愣了一下，但还是照做了。

李明远接过手机，手指微微颤抖。他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栏里输入了三个字：

沪江纺织

搜索结果跳出来的瞬间，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二

沪江纺织集团：中国纺织业的传奇

沪江纺织集团成立于1992年，前身为沪江棉纺三厂。创始人李国强先生于1987年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保住了工厂的命脉。此后三十余年，他带领沪江纺织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小厂，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品出口企业之一，业务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李明远的手指停在屏幕上，久久没有动。

他点开更多的链接——

《商业周刊》专访：李国强谈”三日奇迹”

1987年12月，一笔美国订单让沪江棉纺三厂起死回生。当年只有24岁的李国强凭借流利的英语和超前的商业眼光，说服美方给予三天整改时间，并创造性地提出涤棉混纺方案，一举打开国际市场.....

《第一财经》：沪江纺织创始人李国强辞世，享年86岁

2049年3月15日，沪江纺织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李国强先生因病辞世，享年86岁。李国强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曾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称号……

2049年。

父亲活到了86岁。

李明远的眼眶湿润了。

在他原本的记忆中，父亲应该在2005年去世，那时他只有65岁。一辈子郁郁不得志，下岗后四处打零工，最后病死在一间出租屋里。

但现在，历史被改写了。

父亲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一事无成的下岗工人。他成了中国纺织业的传奇，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一个活到86岁、儿孙满堂的幸福老人。

“李总？”

小林的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拉回来。

“您没事吧？”

李明远摇摇头，擦了擦眼角。

“我没事。”他说，“帮我查一下，沪江纺织集团现在的董事长是谁？”

小林愣了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沪江纺织是李明远一手做大的企业，董事长不就是他自己吗？

但她还是照做了。

“李总，沪江纺织的现任董事长是……是您啊？”

李明远看着手机屏幕上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嘴角浮现一丝苦笑。

是的，在这个被改写的历史线上，他依然是沪江纺织的董事长。但一切的起点不同了——不再是一个下岗工人的儿子艰难创业，而是一个纺织业传奇人物的继承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李总，您的亲属在外面等着呢。要不要让他们进来？”

“亲属？”

“是的，您的夫人和孩子，还有……还有您的父亲。”

李明远的心跳漏了一拍。

“让他进来。”他说。

三

门被推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羊绒大衣，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腰杆挺得笔直，眼神依然锐利。

那是李国强。

不是1987年那个24岁的年轻人，而是2025年的李国强——一个活了86岁、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

“明远。”老人走到病床边，声音有些沙哑，“你可算醒了。”

李明远看着眼前这张苍老的脸，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

这是他的父亲。

在原本的记忆中，父亲的脸总是带着一种愁苦和疲惫，像一棵被风霜摧残的老树。但眼前这个老人，虽然同样苍老，却透着一种从容和自信。

那是一个成功者的气度。

“爸……”他开口，声音有些哽咽，“您怎么来了？”

“我儿子在医院躺了三天，我能不来吗？”李国强在床边坐下，拍了拍他的手，“医生说你是过度劳累，心脏出了问题。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钱是赚不完的。”

李明远点点头，没有说话。

他看着父亲的脸，试图在那张苍老的面容上找到38年前那个年轻人的影子。

“爸，”他忽然问道，“您还记得1987年吗？”

李国强愣了一下。

“1987年？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就是……美国订单的那件事。三天整改，涤棉混纺。”

老人的眼神变得悠远。

“当然记得。”他说，“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他顿了顿，像是陷入了回忆。

“说起来也奇怪。那三天，我感觉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我胆小怕事，话都不敢多说一句。但那三天，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敢用英语跟美国人讲道理，敢在全厂大会上喊口号，敢拒绝外汇黑市的诱惑……”

他看向李明远，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

“有时候我在想，那真的是我吗？还是……有什么力量在帮助我？”

李明远的心跳加速了。

“您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三天之后，我对很多事情突然有了清晰的判断。”李国强说，“比如说，我知道涤棉混纺会成为主流——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但五年后，市场证明我是对的。我还知道中国一定会加入WTO——当时没人敢这么想，但十几年后，它真的发生了。”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我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工人，怎么可能有这种眼光？有时候我觉得，那三天，一定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

李明远沉默了。

他应该怎么回答？

告诉父亲，那三天里，是他——来自2025年的他——附身在年轻的李国强身上？告诉父亲，他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爸，”他终于开口，“不管那是什么，您应该感谢自己。那三天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您的决定。勇气是您的，智慧是您的，坚持也是您的。”

李国强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明远，你说的话……怎么跟我脑子里的想法一模一样？”

李明远笑了笑，没有回答。

有些秘密，永远不需要说出口。

四

傍晚，病房里只剩下李明远一个人。

他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上海夜景。

浦东的天际线在夜色中闪烁着璀璨的灯火——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些地标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

而在1987年，那里只是一片农田和棚户区。

他想起那个冬天的早晨，他站在陆家嘴的轮渡码头，看着大雾中的黄浦江，心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他想起那个深夜，他和顾德昌在染整车间里排查问题，蒸汽弥漫，汗水淋漓。

他想起和平饭店的会议室，罗伯特·史密斯的审视目光，和最后那个握手的瞬间。

他想起签下父亲名字时，笔尖落在纸上的感觉。

三天。

只有三天。

但那三天，足以改变一切。

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看，是小林发来的消息：

李总，淡马锡那边又联系我们了。他们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重新开始谈判。对方的首席投资官说，他很欣赏您的韧性。

李明远看着这条消息，笑了。

一百二十亿的项目，失而复得？

但奇怪的是，他心里没有太多的激动。

他回复道：

告诉他们，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等我恢复后，我会亲自去新加坡拜访。

发送之后，他又打开了另一个对话框，给秘书发了一条消息：

帮我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我想去看看老厂房。

尾声

三天后，李明远出院了。

他没有回公司，也没有回家。他坐着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头，来到了杨树浦。

那片曾经轰鸣着机器声、弥漫着棉絮和机油味的工业区，如今已经面目全非。老旧的厂房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写字楼和购物中心。

但在一个角落里，还保留着一栋低矮的老建筑。那是沪江纺织集团的“企业博物馆”——一个专门展示公司历史的地方。

李明远走进去，沿着时间线，一件件展品看过去。

1987年的合同副本、当年的涤棉混纺样品、《解放日报》的报道剪影、罗伯特·史密斯后来寄来的感谢信……

他在一张黑白照片前停下了脚步。

照片上，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站在厂门口，身后是“沪江棉纺三厂”的牌匾。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青涩但坚定的微笑。

照片下方的说明牌写着：

1987年，李国强在沪江棉纺三厂门前留影。

就是这位24岁的年轻人，用三天时间创造了中国纺织业的一个奇迹。

李明远看着那张年轻的脸，久久没有移开视线。

那是父亲。

也是他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合为一体。

“爸，”他轻声说，“谢谢您。”

谢谢您给了我生命。

也谢谢您，让我有机会给您一个更好的人生。

他转身走出博物馆，迎着冬日的阳光，大步向前走去。

身后，历史的尘埃落定。

而未来，还在继续书写。

（全文完）